

## 沃尔夫林与贡布里希美术史论研究方法的比较

汪明强

### 一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西方艺术史学摆脱了传统美术史以艺术家和作品为核心的单一模式,虽然形式与内容的矛盾仍是艺术史思考的核心问题,但艺术史已经开始向各门学科渗透,这导致了不同的艺术史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产生。沃尔夫林及其追随者发展了形式分析理论,强调艺术形式的独立品质;贡布里希等人深化完善的图像学研究,认为某个时期的艺术与该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宗教、哲学、文学等学科具有密切的关系,强调情境与艺术家的经验,强调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离,注重色彩、笔触、光影和构图的经营。通过对沃尔夫林和贡布里希研究方法论的分析和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美术史不同的研究方法。

沃尔夫林 1864 年生于瑞士苏黎世,是用德语写作的重要的美术史学家,在形式分析和风格研究方面有重要贡献,其思想的形成主要基于当时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自然与人类行为法则的发现。沃尔夫林提出了支配艺术风格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他把这“法则”效应比喻为一块滚下山坡的石头:这块滚石“按照山坡的坡度、地面的软硬程度等会呈现相当不同的运动,但是所有这些可能性都遵循一个相同的引力法则。”(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他把文化史、心理学和形式分析统一于一个程序之中,认识到把每一种艺术品看作独立的个体,而不去过多地分析艺术家,风格的变化取决于内在的、恒定不变的规律,任何外部的条件都不能改变它自身的轨迹和意图。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1909 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从图像学到艺术心理学、从美学到哲学、从视觉艺术到音乐等广泛的领域都有杰出表现。他启蒙于施洛塞尔,并深受波普尔、斯托克斯等人的影响,在接受众多理论的基础上,把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的心理学方法锤炼成一种更简洁、概括性更强的语言,把瓦尔堡的图像学发展成为一种更严谨、更客观的图像阐释学。贡布里希通

过对理论的探索以及对文化价值的捍卫,使自己成为在扩大人类对视觉世界的理解上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之一。

### 二

沃尔夫林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对具体艺术作品形式特点的敏锐观察。他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无名的美术史”(art history without names),强调艺术形式内在的本质因素,将艺术作品的形式构成看作美术史研究的基本要素,一个时代艺术风格的演变都可以归结为形式的自律。他认为美术史关心的不是一件作品的来源、艺术家个人意志在艺术创作中的体



现,而是通过对具体形式的分析来论证风格演变的整体趋势;一种时代精神在艺术上的体现是通过构成艺术品本身的基本语言——形式体现出来的,而不是内容,因为内容只是艺术品的附属,是形式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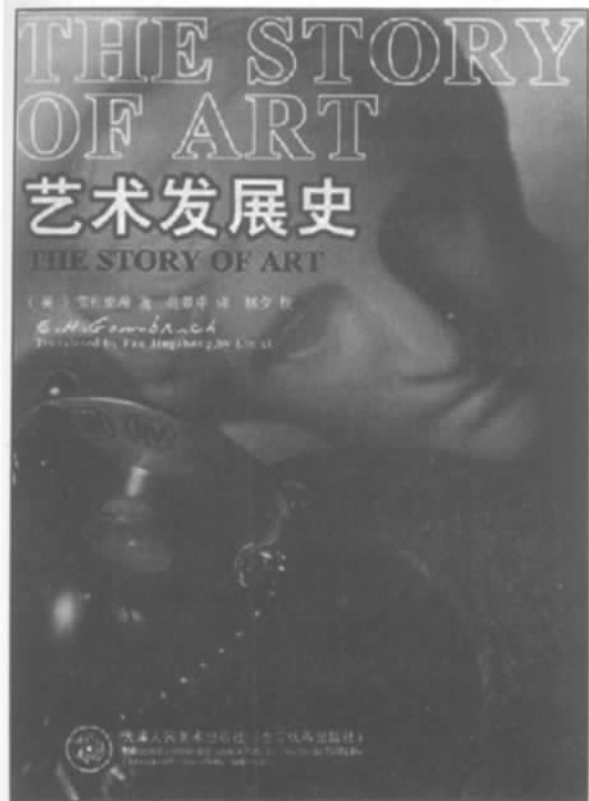
以显现出来的媒介。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表达了“把与最强烈的个人差异并存的共性归纳为抽象的基本概念”的意图。沃尔夫林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在绘画、雕塑及建筑等艺术领域中都发现了对应的不同风格的存在,每对对应的概念中都体现了相近或相同的一种风格,沃尔夫林沿着布克哈特、李格尔研究的道路,通过对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艺术相比较所作出的形式分析,纠正了巴洛克艺术是文艺复兴艺术的衰落的偏见,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巴洛克艺术与文艺复兴艺术是具有同等价值的。

贡布里希的美术史研究方法主要建立在对“所见和所知”这对基本矛盾讨论的基础之上,他反对黑格尔的“时代精神”论,赞同波普尔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过程就是不断“试错”过程的理论,强调艺术家的经验和当时的情境。他从古典文学作品和实验心理学中收集证据,用以表明我们的所见乃是我们所知的,更甚者,乃是我们期待追寻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没有纯真之眼”,正确地再现自然不仅需要良好的视觉造型基础,也需要准确的理解力。艺术家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对图式进行调整、修改,艺术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贡布里希总是有很多疑问,他的艺术发展史就是一部艺术问题史,“我的

奢望始终是提出问题,而不是结束问题”(参见丁恂《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中的艺术史观》)。正如他在《艺术发展史·导论》开篇中所言:“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

贡布里希与沃尔夫林各自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不同的思想基础。沃尔夫林是桑佩尔和古勒尔的继承人,是布克哈特的门徒,其思想深受当时盛行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心理学和移情论、实证主义、释闻学、进化论、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沃尔夫林把美术史看成能动的形式的自律,并设定了美术史的价值体系。贡布里希对美术史探源的兴趣直接受到施洛塞尔思想的影响,在哲学上,特别是在科学的方法论上,贡布里希则受惠于波普尔。波普尔强调科学认识始于问题,试图通过解决问题来学习,简单来说即为“试错”原则。在此启发下,贡布里希总结出自己的“预成图式——修正”公式。他还从瓦尔堡对艺术传统和惯例的思考中吸收了不少东西,作为克里斯的助手与合作者,贡布里希也从克里斯那里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沃尔夫林与贡布里希在研究艺术作品时都采用了比较的手法。沃尔夫林在其《艺术风格学》的导言中写道:“对于美术史来说,再没有比在各个时期的文化和各个时期的风格之间作比较更为合乎情理了。”他将文艺复兴艺术和巴洛克艺术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分析比较,试图解答文艺复兴时期与巴洛克时期的艺术的差别。在《艺术发展史》中,贡布里希运用了对艺术品比较的手法来阐释艺术家对作品风格的影响。他对17世纪佛兰德斯画家鲁本斯的儿子肖像和丢勒的母亲肖像的分析:两位艺术家都倾注了各自的感情去表达自己心灵中的对象,鲁本斯线条细腻柔软,他的儿子看上去肌肤娇嫩,头发蓬松,红扑扑的脸蛋,清澈的眼睛;丢勒用自己对母亲的爱真实地表现了老人饱经忧患的桑榆晚景。一个让人喜爱,一个让人敬畏,虽然手法不同,但因为饱含着艺术家的情感而引人入胜(参见西特笔录《贡布里希自传速写》)。再如,贡布里希对现代派艺术运动先驱毕加索自身的比较:毕加索在为《自然史》作插图时所画的母鸡和小鸡生动形象,惟妙惟肖——虽然这看上去很不真实,但是却是多么地令人信服(参见曹意强《后形式主义、图像学与符号学》)!贡布里希通过比较,让读者了解到艺术家对艺术品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在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对比中才能认清该事物。



## 三

沃尔夫林发展和巩固的形式分析是 20 世纪艺术史研究中最普及的方法,是从塞尚至蒙德里安、再到马瑟韦尔的现代艺术的理论基础。沃尔夫林之后的罗杰·弗莱用形式主义为后印象派辩护。1912 年,他在英国举办了令偏爱“老大师”作品的英国观众震惊的法国后印象派画展。他在展览目录里撰文表明了观点:“这些艺术家并不致力于表现实际形象的苍白翻版,而是激起对一种新的明确现实的信念。他们并不寻求模仿形式,而是寻求创造形式;不去模仿生活,而去发现生活的对等物。实际上,他们瞄准的不是错觉,而是真实。”(转引自黄丹麾、刘晓陶《试论方闻引进沃尔夫林风格论研究中国书画鉴定之得失》)这个真实就是具有独立生命的形式。当代的格林伯格更把形式看成整个西方现代主义定义的基础。他用形式主义为抽象表现派鸣锣开道,把抽象绘画发扬光大。在格林伯格的推动下,形式主义成为美国 20 世纪艺术史的主导。

贡布里希对艺术的热爱感染了西方几代人的思维。他的“投射论”、“情境论”、“预成图式——修正”公式,他以再现为中心及象征与装饰为两翼对整个艺术发展做出的概括性解释,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成了艺术史研究为人文学科赢得赞誉的典范。他的每一本著作都有作者成熟而独特的学术观和历史观。人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感受到他那极具穿透力的目光,他对艺术现象和艺术品的见解,让人每每都有醍醐灌顶之感。英国国立美术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就这样说道:“正如我这一代的每一个艺术史家一样,我考虑绘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恩斯特·贡布里希造成的。”(转引自罗爱文《艺术史中的圣经——读〈艺术的故事〉》)

沃尔夫林运用视觉观察,对作品进行系统性风格诠释的形式分析法也得到了有关学者的注意。方闻针对中国艺术史的某些局限,以沃尔夫林等人的形式主义史学方法为基础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研究中国画史,必须从实物出发,才能解决真伪问题,而只有当真伪问题解决了,才可以有重构画史的

基础(参见莫家良《真伪·风格·画史——方闻与中国艺术史研究》)。他在 1960 年发表的有关元代画家钱选的文章中,运用风格分析法讨论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所藏的《麻雀来禽图》,将其鉴定为钱选或与之同期的作品。在《溪山无尽》中,方闻还将李雪曼(Sherman Lee)提出的宋代绘画风格“四分法”改造为“五分法”,即“宫廷风格”、“雄壮风格”、“直写风格”、“抒情风格”、“自然风格”。

我们在学习与借鉴沃尔夫林与贡布里希美术史论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他们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他们的观点来自对西方美术特定时期那些代表作的研究,它暗示了一种宣扬决定论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内定的、必然的模式。风格变化不是由具有个人思想感情的画家,而是由集体的力量引起的。中国传统艺术史却是一直强调个人之变,绘画风格及其图式、结构往往以美术家的姓氏命名,如“马一角”、“夏半边”等,风格变化更多的是个案或师承关系。对此,方闻指出,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抹煞了风格的变化或者变化的风格史,所以美术史家必须在研究一般的风格发展时强调形式风格变化的情境。要完全了解一个艺术家创造性的综合情况,就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他的生平,并发现其内心深处之思想与感情互动的真实情况。有效的风格分析必须能同时描述形式与内容,而且将对视像结构的宏观分析与对个人生平事件及境遇的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去解决一般的风格问题,并用一系列有联系的形式来说明;另一方面,通过相关文献资料对艺术作品的记录,试图重建创造过程的原貌,探寻重要的绘画作品受干扰最小的“原典”。沃尔夫林与贡布里希各自以其特有的视角构建了西方美术史研究的理论,影响力遍布西方和亚洲,他们对理论的孜孜探索以及对文化价值的捍卫,已经被人们深深铭记于心。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